

古文论译释(上)

夏传才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序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华文化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固然应当学习现代文艺理论,吸收西方文艺理论,同时也应当重视祖国的古代文论。我们反对“厚古薄今”,也反对“厚今非古”。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艺术理论,应该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理论一切优良成分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文论有许多优良的内容,如文学的本体论、社会功用论、文体论、风格论、艺术方法论,都有精湛的论述,其中关于形象思维、意象、典型化、接受美学和鉴赏的研究,早于西方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上个世纪初叶到中叶,兴起于西方的意象主义流派提倡学习借鉴中国古典歌诗凝炼而意蕴深邃的意象,如美国的新诗运动就这样倡导的。据我所知,十分难译的晋陆机的《文赋》已有英译本;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有详尽的日文注疏。十年前,韩国教授来访,和我商讨译介中国古文论选本,索去若干资料。外国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古文论的优良部分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承认它们历史的、世界的意义。我们岂可眼睛只盯住西方,“数典忘祖”,无视这一份遗产呢?

正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出版社建议我修订旧作,重新出版《古文论译释》,我认为这是他们出自弘扬中华文化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的通盘规划,所以欣然同意。我的能力薄弱,能为这项建设在基础上加一块砖,或者只是加一锹土,也是乐事。

这部书是我二十五年前的旧作,重作修订。从1981年开始,我开了三年《古文论》课。这部书是根据当时为学生编写的讲义,加以整理和充实而成。因为这门课程是中文专业高年級的必修课,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册出版,为了也在大学之外的读者中发行,将书稿改名

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篇今译》，第一册于1985年1月出版，第二册于1987年11月出版，共印28100册。这个书名不确切，因为书中所论并不尽是文学，所以这次修订，恢复原书名《古文论译释》。这个书名，正与当前各大学所设课程名称相对应。

这部书稿的基础本来是讲义，其内容自然要依据课程教学大纲和荟萃百家。我备课从来都和自己的研究结合，有个人心得，也曾撰文分篇发表。第一册原收先秦至唐代名篇计36篇，今增加萧统《文选序》；第二册收宋至清中叶计48篇，两册合计85篇。当时所以称一、二册而不称上、下册，因为还准备选讲清中叶以后的名篇，如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鲁迅《摩罗诗力说》以及王国维《人间词话》等篇，成第三册。由于通行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困扰，历史学界和领导部门把1840年以后统称为“近代”，我讲古代文论讲不讲，难以决断，加之我不再开这门课，工作很忙，便把这工作放到一边去了。

关于本书的体例和规划，作如下说明：本书编选，参考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一卷本和四卷本。这因为郭本是教育部推荐的教材，各校主要用一卷本。我是为大学四年级开课，郭氏一卷本太简了，所以我将郭氏一卷本篇数增加一倍，有增有减。编选第一册时，我考虑的问题有三：一、先秦两汉时代，文学与一般学术文化没有分开，经史诸子中与文艺理论相通的文字，而且有相当影响者，再作适当的补选；二、先秦时期关于音乐问题的论争，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文艺论争，汉代对于屈原的不同评价，是中国古代第二次影响较大的文艺论争，应选入论争双方的文章；三、编选的篇目较之郭本可以有所减增，节选的文字起讫可与郭本略有出入，均据个人理解与教学实践而定。第二册的编选，考虑的问题也有三：一、要求照顾到诗、文、词、曲、小说、戏曲各方面，使学生对各种文学样式的古典理论有所接触；二、既考虑名篇，也考虑名家和流派，使学生能够了解一些名家和主要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三、适当地节录几部长篇文论著作的精华，如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内篇》、章学诚《古文十弊》，均节录较长，它们都可以单独成书。

关于注释。古文论的注释历代繁杂，歧义互出，教学又不可能在一个个词语词句上一一考辨，各家注疏不同，择其一，个别难决断，亦两说并存。因为有今译，译文本身也是一种注解，某些词语，如言文对照，其义自明，一般不再作注，以避免繁琐。言文对照其义可知，如略作解释而益明其义，则作简注。专门词语，或引经据典处，则作注略详。生僻字读音，按汉语拼音方案注音并标同音字，个别无同音字者只注音。专门词语、典故、原文引用、假借字、异体字、版本校勘，引用古籍以及表示注译有据者，不得不用文言，唯力求简明。宋以后的文章大多不是范文，文章中时有句意表达不清，或用语不规范，或意义过于晦涩，确实是原文的语病，今译和教学上的注释，句句不能回避，所以注释难免有不得其解而强解之处。这样的地方，不必过于胶柱，取其意可也。训诂，有较强的学术性，如何做到准确、简明，又融合启发性和知识性，使文句解释达到一定的深度，其中有很大的学问。设想如此，完全做到就很难了。

关于今译，是古文论教学不得不做的工作，因为课时所限，古文今译可减省逐字逐句串讲的时间，保证教学进度。对一般社会读者来说，也使他们容易读懂原文。但古文今译，历来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我们今天整理研究古籍，要使更多的人明白古籍中的精华部分，又确实需要为一部分古籍作今译。我想，美国学人敢于把《文赋》英译，我们当代中国学人难道不敢为古文论名篇作今译吗？敢不敢做是第一位的问题，做得好不好，是第二位的问题。我试作今译，以直译为主，尽可能逐句对译；无法对译的地方，则用意译。我的译笔如何，殊无把握，只求能有助读者理解原文。至于要达到译文信、达、雅的标准，做到古文论今译能够通俗易懂又雅俗共赏，这个标准，我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1984年12月，我在第一册后记中写了下面一段话，写出我当年的心情。现在修订完这部书，内心又浮上同样的心情。抄录于下（诗的水平仄已改），作这篇序言的结尾：

“……大自然何其无情也，不期人之老年已至。为抢回失去的时间，一息尚存，当笔耕不息。记得六十年代写过一首绝句‘暴雨惊风

夜正暗，昏灯深狱照无眠；余生九死何足恋，惟憾残篇未写完。’而今早已事过境迁，但执笔为文的积癖难改。去年写诗赠友人楚庄：“风风雨雨复年年，岁月蹉跎两鬓斑。百难移笔笔耕癖，愿留书香满人间。”

重阅八十年代写的后记，记载着当年的学生王长华、周月亮、杨栋、董丛林、路雪彩诸君代为誊写书稿、查对资料，为本书付出辛劳。经过二十五年，当年帮助我的学生，都成为栋梁之材，当了教授、博导，立德立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最让教师欣慰的事了。我到大学教书五十多年，有许许多多比我有贡献的学生，大自然对我又是有情的了。

夏传才

二〇〇七年二月，时年八十三

目 录

序	1
尚书·尧典(节录)	1
尚书·皋陶谟(节录)	4
诗经(选录)	7
论语(选录)	18
孟子(选录)	27
墨子·非乐	34
老子(选录)	42
庄子(节录)	48
荀子(节录)	57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节录)	69
礼记·乐记(乐本)	76
毛诗序	83
法言·吾子(节录)	扬 雄 93
史记·太史公自序(节录)	司马迁 100
史记·屈原列传(节录)	司马迁 109
离骚序	班 固 113
楚辞章句序	王 逸 118
论衡·超奇	王 充 124
典论·论文	曹 丕 143
文赋	陆 机 153
文心雕龙·神思	刘 勰 174
文心雕龙·风骨	刘 勰 183
文心雕龙·时序	刘 勰 190

诗品序	钟 嵘	207
文选序	萧 统	222
上隋高帝革文华书	李 谔	231
史通·叙事(节录)	刘知几	237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陈子昂	247
戏为六绝句	杜 甫	252
与元九书	白居易	258
答李翊书	韩 愈	282
送孟东野序	韩 愈	291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	297
上崔华州书(节录)	李商隐	306
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	310
诗品	司空图	316

【梁】 钟 嵘

诗 品 序

钟嵘的《诗品》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评论专著，它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至南朝齐、梁时代的五言诗，对后世诗论有较大影响，和《文心雕龙》并称为南朝文学理论批评的两大专门著作。

钟嵘(公元468?—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人。他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齐时官至司徒行参军，梁时官至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诗品》写作在公元513年之后，即钟嵘生活的最后几年。《梁书》、《南史》均有传，称其著《诗评》三卷。《隋书·经籍志》载：“《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在隋代，这部书已有两个名称，后世就称为《诗品》。

汉魏以后，五言诗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风格不同的诗人和诗作。如何评价这些诗人和诗作的优劣，树立文学批评的标准，对文学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诗品》评述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品论人，评述这些诗人创作的特色和渊源流变。全书三卷，每卷一品，对许多诗人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序文是全书的总论，提出对诗歌的一些原则性的看法，并对当时的不良诗风提出了批评。所论范围虽仅限于五言诗及其作者，但论述中则涉及一般的文艺理论问题，有的至今尚有借鉴意义。下面是序文的全文。

气^①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②。照烛三才^③，晖丽万有^④；灵祇待之以致饗^⑤，幽微藉之以昭告^⑥；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⑦。

①【气】自然之气，由它形成冷暖阴晴等现象。中国古代哲学通常以气指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王充《论衡·自然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张载《正蒙·太和篇》：“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②【摇荡性情二句】《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诸，“之于”的合音。③【三才】天、地、人。④【万有】万物。⑤【灵祇待之以致饗】灵祇，神灵。致饗，指神灵享受祭祀。⑥【幽微】深奥，多用于形容哲理。⑦【动天地三句】引自《毛诗序》。

【译文】

自然之气使物变化，物影响于人，就引起思想感情的激动，表现于歌舞和诗。诗照耀天地人间，辉映宇宙万物；人们用它祈祷神灵使之享受祭祀，借它来表达深奥的哲理；动天地，感鬼神，没有能比得上诗的了。

昔《南风》之词^①，《卿云》之颂^②，厥义夙矣。夏歌曰：“郁陶乎于心。”^③楚谣曰：“名余曰正则。”^④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⑤。古诗眇邈^⑥，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⑦。自王、扬、枚、马之徒^⑧，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⑨，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⑩，惟有班固《咏史》^⑪，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⑫；平原兄弟，郁为文栋^⑬；刘楨、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⑭，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⑮，三张、二陆、两潘、一左^⑯，勃尔复兴，踵武前王^⑰，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⑱，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⑲，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⑳，诗皆平典似《道德论》^㉑，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隼上之才^㉒，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㉓，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㉔，谢益寿斐然继作^㉕。元嘉中^㉖，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㉗。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㉘；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㉙；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㉚；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㉛。

①【《南风》之词】《礼记·乐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词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②【《卿云》之颂】《尚书大传》：“于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舜）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深远。③【夏歌】伪《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托称是夏朝时的歌。④【楚谣】楚辞。“名余曰正则”，是屈原《离骚》中的一句。⑤【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文选》收有李陵赠苏武诗三首，钟嵘据此以为李陵是五言诗的先行者。目，科目，这里指体裁。其实，赠苏武诗三首，并非李陵所作，乃是后人伪作，钟嵘并不知道。⑥【古诗】《文选》录古诗十九首，不著作者姓氏，产生年代也不详，各种推测，历代纷纭。《文选》为萧统所编，萧统（501—531年），晚于钟嵘，钟嵘所见古诗当然不能见于《文选》，而是当时社会所流传的，大约有几十首，除了后来《文选》所收录的，其余都亡佚。⑦【炎汉】指汉代，汉以火德王，称炎汉。【衰周】指周代晚期。【倡】同“唱”。⑧【王扬、枚、马】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都是汉代辞赋家。⑨【李都尉迄班婕妤】李都尉，指李陵，官骑都尉。班婕妤，汉成帝妃，后失宠，有《怨诗》一首，为五言。前人已疑为伪作。⑩【东京】东汉。⑪【班固《咏史》】班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汉书》作者，他作的五言诗《咏史》，歌咏西汉文帝时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文辞质朴，缺乏文采。⑫【曹公父子】指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操为魏王，曹丕为魏文帝。⑬【平原兄弟】指陈思王曹植、白马王曹彪兄弟。曹植封平原侯时，曾为邺都文坛领袖。⑭【属车】皇帝乘辇后跟随的车辆，喻追随者。⑮【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80—289年。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指张载、张协、张亢，陆机及其弟陆云，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左思。⑰【踵武】踵武，跟着别人的脚步。武，足迹。⑱【永嘉】晋怀帝司马炽年号，公元307—312年。⑲【江表】即江外，指长江以南地方。东晋建都建康，这里以江表指东晋。⑳【孙绰、许询、桓、庾】孙绰、许询、桓玄、庾亮（桓、庾，有人认为是指桓伟、庾友、庾蕴），都是东晋玄言诗人。㉑【《道德论》】三国时何晏所作，阐发道家思想的哲学论文，已失传。㉒【郭景纯用隼上之才二句】郭璞，字景纯，隼，同“俊”，俊上之才，即卓异之才。变创其体，指郭璞作《游仙诗》，突破了玄言诗的体例。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二句】刘琨，字越石，清刚之气，指其诗作风格清新刚健。赞，助。厥，其，指郭璞诗作的新风格。㉔【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公元405—418年。㉕【谢益寿】谢混、小字益寿，字叔源。他最先写山水诗。㉖【元嘉】宋文帝刘义隆年号，公元424—453年。㉗【有谢灵运五句】谢灵运，著名南朝诗人，以山水诗见长，对中国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起过较大作用。含跨刘、郭，超越刘琨、郭璞。凌轹潘、左，压倒潘岳、左思。㉘【陈思为建安之杰二句】曹植，封陈思王。刘楨，字公幹。王粲，字仲宣。㉙【陆机为太康之英二句】陆机，见本书《文赋》题解。潘岳，字安仁，张协，字景阳。㉚【谢客为元嘉之雄二句】谢灵运小名客儿。颜延之，字延年，与谢灵运齐名一时，时称颜谢。㉛【命世】闻名于世。命，名。

【译文】

从前虞舜的《南风歌》、《卿云歌》，其意义深远。夏朝的歌说：“郁陶乎予心。”楚辞中说：“名余曰正则。”虽然诗的体裁还未完备，然而这是五言诗的发端。到了汉代李陵，开始确定了五言的体裁。流传的古诗产生年代很渺茫，世人难以考定。但据其体例推测，必是汉代所作，不可能是周代晚期的诗歌。从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开始，辞赋体竞相争长，而诗歌的吟咏却听不到了。从李陵到班婕妤，约一百来年，只有班婕妤一个妇女作诗。写诗风气，顿然丧亡。东汉二百年间，只有班固的《咏史诗》一首，质朴无华。接下来是建安时代，曹操与曹丕父子俩，十分爱好文学。曹植弟兄，成为文坛支柱，刘桢、王粲则是他们的羽翼，其次攀附依托，自愿追随在他们后面的，数以百计。文质兼备的作者，一时极为兴盛。以后渐渐衰落萧条，止于晋代。到晋太康年间，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以及左思，突然兴起，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使一代风流不曾消散，可说是诗文的中兴时代。永嘉年间，崇尚老庄道家哲学，世风流于玄虚的清谈，诗文创作在当时风气的影响下，哲理多于文采，淡而无味。一直到东晋，这种余波还未消失。孙绰、许询、桓玄、庾亮等人的诗，都干巴抽象好似哲学论文，建安文学的风骨丧失尽了。在这之前，郭璞以卓越的才华，突破了玄言诗体。刘琨用清新刚健的风格，支持郭璞良好的创作倾向。但是，由于彼众我寡，未能改变世俗的风尚。到义熙年间，谢益寿以其卓越的才华继承郭、刘的诗风。元嘉年间有谢灵运，作品才高词盛，富艳难比，当然已经超过刘琨和郭璞，压倒潘岳和左思。因此说，曹植是建安文学的杰出者，刘桢，王粲在他的左右，陆机是大康时期杰出的作家，潘岳和张协在他的左右；谢灵运是元嘉时期文学的代表，颜延年在他的左右。以上都是写五言诗的领袖，以文采词藻闻名于世的。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①，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

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②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③，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④。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⑤，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①【居文词之要】文词不多不少，繁简得当。②【寓言】有所寄托之言。③【丹采】即词藻。④【蹶】涩滞、不流畅。⑤【嬉成流移】嬉，游戏。流，指飘浮。移，指油滑。

【译文】

四言诗，文字简略而含义深，学习《诗经》和《离骚》，便能有较多的体会。可是往往苦于整篇作品句子繁赘而内容贫乏，所以当世极少有人练习了。五言诗文词正好不多不少，是各样文体中能够表现深长意味的，所以说合于当世人们的需要被大家采用。这难道不是因为它叙事状物、抒情写景，都能表现得细致和深刻吗！所以，诗的要义有三：一是兴，二是比，三是赋。言已尽而意有余，是兴；借其他事物打比方，说明要说的意思，是比；直书其事，言有寄托，描摹事物，是赋。发扬这三种手法，按照不同情况斟酌运用，以风力为骨干，润饰以词藻，使欣赏的人感到诗味无穷，听到的人受到感动，这才是诗歌中最好的作品。如果只使用比兴，就有内容隐晦的毛病，隐晦就会言词不流畅。若是只用赋体，内容就会流于浅薄。内容浅薄就会造成篇章散乱，诗写得飘浮油滑，语言漫无边际，就有芜杂冗长的毛病了。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①，汉妾辞宫^②，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嫠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③，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④；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⑤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⑥，必甘心而驰骛

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⑦。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覩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⑧，谓鲍照羲皇上人^⑨，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⑩；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⑪。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①【楚臣去境】指屈原被放逐出境。②【汉妾辞宫】指王昭君离汉宫北去匈奴。③【解佩出朝】指辞官归隐田园。④【扬蛾入宠，再盼倾国】《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夫人由是召见得宠。再顾，即再盼。⑤【诗可以群，可以怨】语见《论语·阳货》：孔子论《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⑥【才能胜衣，甫就小学】胜（shēng 音生）衣，谓儿童稍长能穿戴成人的衣冠。甫，始。小学，古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小学教授六艺，故礼、乐、射、御、书、数都称小学。汉代，小学为文字训诂之学。⑦【庸音杂体，人各为容】庸音，指平庸的诗句。为容，打扮容貌。⑧【笑曹、刘为古拙】讥笑曹植、刘桢等的作品体式陈旧、语言笨拙。⑨【羲皇上人】羲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时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陶潜《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里是讥笑鲍照是太古的人，其诗古质。⑩【日中市朝满】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诗中的句子。⑪【黄鸟度青枝】虞炎《玉阶怨》中的句子。这句意思是说：学谢朓，只学到虞炎这样的水平。

【译文】

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严寒，四季中的这些景物是最容易感动诗人而被写入诗中去的。聚会欢乐时写诗表达亲密的友谊，离群孤独时作诗寄托幽怨。至于屈原被放逐离开国都，王昭君远嫁异族辞别汉宫，有的弃骨在北国荒漠的原野，魂魄栖于蓬蒿；有的拿起武器守卫边防，杀气充满疆场。塞上的征客衣裳单，闺中的孀妇泪已干；有的辞官归隐田园，一去而不返；也有少女美貌倾国，顾盼而得宠；所有这种种遭遇，激荡心灵，不写诗吟唱怎么能抒发感情，表达思想？所以孔子说：“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困贫贱者安于现状，离群索居者清除苦闷，没有能超过诗的了。所以词人作者，对作诗无不爱好。当今的雅士俗人，写诗之风盛行。刚能穿起上衣，才进小学，就自己想驰骋飞翔。于是诗作平庸，体例繁杂，一人一个模样，

造成那些富贵子弟以文采赶不上为耻，白天黑夜雕饰文辞，无病呻吟，自我欣赏以为不平常的警句，大家看却不过平庸拙劣。还有些轻狂的人，讥笑曹植、刘桢古朴拙笨，笑鲍照像远古时代的人，笑谢朓今古独步。可是学鲍照，总不及鲍照“日中市朝满”这样的诗；学谢朓，只能写出像虞炎“黄鸟度青枝”这样的句子。这些人不过自己被高明所唾弃，对文学的发展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①，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②，朱紫相夺^③，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④，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⑤，七略裁士^⑥，校以宾实，诚多未值^⑦。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⑧。方今皇帝^⑨，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⑩。昔在贵游，已为称首^⑪。况八纮既奄^⑫，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⑬。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⑭，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①【口实】《易·颐》：“自求口实。”口实原指口中之物，这里引申为谈话资料。②【淄澠】淄水和澠水，山东省淄博地方的两条河，据说水味不同。③【朱紫相夺】古人以朱为正色，紫为杂色，《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喻正与偏互相斗争。④【彭城刘士章】刘绘，字士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齐时诗人。钟嵘把他列于下品。⑤【九品论人】班固《汉书》有《古今人物表》，将古今人物分列九等。魏晋时代行九品官人法。⑥【七略裁士】汉成帝时刘向奉诏校经传诸子诗赋，哀帝时其子刘歆完成这项工作。刘歆将所有的书分为七类，即七略。⑦【校以宾实，诚多未值】宾实，名与实。未值，不恰当。校，核对。⑧【博弈】博，局戏。弈，围棋。⑨【方今皇帝】指梁武帝萧衍。生知：生而知之。⑩【赏究天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赏，见识。⑪【昔在贵游，已为称首】指萧衍即位以前与文士交游，《梁书·武帝纪》：“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号曰八友。”称首，名列“竟陵八友”之首。⑫【八纮既奄】曹植《与杨德祖书》：“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八纮，犹言八方。奄，覆。这句意思是奄有天下。⑬【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曹植《与杨德祖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抱玉，握珠，均喻有文采才华。联肩，肩并肩；踵武，脚步相继；均喻人多。⑭【农歌辕议】农，农民。辕，赶

车人。

【译文】

看那些王公官僚们，往往高谈阔论之余，常把诗作为谈话的资料，随着各自的爱好，商讨不同的意见。好像水质不同的淄水澠水同时泛滥，纯正的红色和偏杂的紫色互相争艳，争吵不停，没有标准可依。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鉴赏家，痛恨这种混乱的现象，打算品评当代诗歌，他只是口头提出这个意见来宣扬，他的文章还没有写，我却受到启发来写了。从前评论人物分九品，把书籍分七类，但是核对他们的名和实，实在有许多地方不恰当。至于诗的技巧，经过比较可知，作一个类比来说，大概相近乎局戏和围棋可分高低。当今皇帝，运用生而知之的上等才华，他的作品包含沉郁的幽思，文采如日月般明丽，明了天人之际的深刻道理。以前未即位时与作家交游，已经被称为“竟陵八友”之首。而今治理天下，文学之士风起云涌，抱有才华的人肩并肩、脚步相随。所以俯视汉、魏而不顾，气吞晋、宋于胸中。料想这不是农家的歌谣、车夫的议论，请评价它们的流别。我现在收录的，恐怕不外闾里中一般人的见解，都会引起人们的谈笑吧！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途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①。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②；撰德驳奏，宜穷往烈^③。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④？“思君如流水”^⑤，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⑥，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⑦，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⑧，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⑨，皆由直寻^⑩。颜延、谢庄^⑪，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⑫，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⑬，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⑭，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⑮，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①【属词比事，乃为通谈】属词，连缀文词。比事，排比事类，谋篇布局。通谈，指通达的文章。②【经国文符，应资博古】经国文符，有关国家大事的文书。资，取用。博古，广泛引用古事。③【撰德驳奏，宜穷往烈】撰德，指撰写德行的文章。驳奏，驳议奏疏。往烈，前人的功业。④【用事】用典故。⑤【思君如流水】徐幹《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⑥【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⑦【清晨登陇首】《北堂书钞》卷157引张华诗：“清晨登陇首，坎壈行山难。”⑧【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诗句。⑨【补假】拼缀前人成语典故。⑩【直寻】直接状物抒情，不注重用典。⑪【颜延、谢庄】颜延之，谢庄，都是南朝宋代诗人，他们的作品用典繁多。下文“于时化之”，是说当时文坛受他们的影响。⑫【大明、泰始】大明，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公元457—464年。泰始，宋明帝刘彧年号，公元465—471年。⑬【任昉、王元长】任昉，字彦昇，王融，字元长，梁代文学家，他们的作品也大量用典。⑭【拘挛补衲】拘挛，拳曲不展。补衲，补缀拼凑。⑮【自然英旨】自然，指天然而成。英旨，辞意精萃优美。

【译文】

一品之中的诗作，大致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定解释的次序。另外，作者已死，他的作品可以定评；现在的评述，不包括现存作者的作品。选词造句妥当，谋篇布局合适，就可以成为通达的文章。至于那些经国济民的文献典章，应当广征博引；若是撰写德政碑文、驳议奏章，就必须征引前代义烈。至于写诗吟咏性情，又何必以引用典故为贵呢？“思君如流水”，写的就是眼前景；“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写自己所见；“清晨登陇首”，没用典故；“明月照积雪”难道出于经史吗？遍观古今的好句子，大部分不是拼凑典故，都是径直拈来。颜延之、谢庄用典尤其繁密，影响了当时的文坛。因此，大明和泰始年间，诗文几乎等于抄录古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人，为文不重新奇，而争相引用新典，自此以后的作者，寢淫成风。于是讲求没有一句无典故，没有一字无依据，弄得生硬拘巴、补缀拼凑，对创作有严重的蠹害。但是天然而成的精萃的旨意，极难被人捕捉到。既然没有高超的意境，那么就用典故和哲理，虽然没有天才的表现，也显显作者的学问，这也是一个道理吧。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①，疎而不切；王微《鸿宝》^②，

密而无裁；颜延论文^③，精而难晓；挚虞《文志》^④，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⑤，逢诗辄取；张鹭《文士》^⑥，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揜摭利病^⑦，凡百二十人^⑧。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

①【李充《翰林》】东晋·李充著《翰林论》三卷，又《翰林》五十四卷，已亡佚，今仅残存《翰林论》十余则。②【王微《鸿宝》】《隋书·经籍志》载《鸿宝》十卷，已亡佚。《南史·王微传》未著《鸿宝》之文，不可考。③【颜延论文】颜延之著《庭诰》，其中有论文的部分。④【挚虞《文志》】挚虞，西晋文论家，《隋书·经籍志》记载他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二书后世均亡佚，仅《志论》残存十余则。⑤【谢客集诗】《隋书·经籍志》载：谢灵运曾辑集《诗集》五十卷、《诗集钞》五十卷、《诗英》九卷，均已亡佚。⑥【张鹭《文士》】《隋书·经籍志》载：张鹭（zhì 音至）撰《文士传》五十卷，已亡佚。⑦【揜摭利病】指出优点缺点。揜摭（jǐ zhí 音己直），拾取。⑧【凡百二十人】《诗品》所论共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钟嵘这里是举成数而言。

【译文】

陆机的《文赋》，通达而不作批评；李充的《翰林论》，粗疏而不具体；王微的《鸿宝》，收罗广泛而缺少裁剪；颜延之论文，精简而难懂；挚虞的《文章志》，详切而丰富，很可说是行家之言。总观上述各家，都是就文体谈文体，而看不出作家的优劣高下。至于谢灵运编《诗集》，凡所见的诗就收入；张鹭的《文士传》，见文章即抄录。他们的志和录，都在于记载各家文章，并不品评高低。我现在收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然如此，大约古今的作品，都网罗进来了。计划辨明高下，指出优缺点，共评论一百二十人。收入到这之间来的，便可称为才子。至于这里用三等来分别作者的高下，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只是为了叙述评论的方便，写给志同道合者罢了。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①，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②，四声之论^③。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